

伊朗为何重回谈判桌？

文/赵建明

4月14—15日，伊朗与阿什顿领衔的六国代表再度坐在谈判桌前商讨伊朗核问题。新一轮会谈将以两站式会谈为先导，第一站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第二站是伊拉克的巴格达。现在难以断言在时隔15个月后，本次复谈能给积重难返的伊朗核问题带来多大的惊喜，但是会谈各方在首轮会谈中表现的严肃务实的立场还是让世界有所期待。

多重压力下的会谈

可以说，正是美、伊两国存在和谈需求以及地区国家的积极推动，促成了本次和谈。

第一，美国的金融制裁与欧盟的石油禁运直接关系到伊朗的能源命脉，这表明美欧已使出杀手锏。2011年底，美国出台新的金融制裁法，制裁所有同伊朗央行从事能源贸易和非油贸易交易的所有国家的银行和公司。2012年初欧盟宣布对伊朗实行石油禁运，将从7月1日起禁止成员国从伊朗进口石油。美欧制裁的强度与力度强所未有。事实上，美欧宣布制裁后，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比价持续下跌。伊朗甚至出现拖欠印度稻米等行为，这被外国媒体解读为伊朗出现了短期的硬通货短缺。制裁还恶化伊朗国内的通货膨胀，刺激外汇与黄金投机。可以预期一旦制裁加剧，伊朗将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

第二，从核进程本身的发展来看，自从内贾德上台之后，伊朗始终掌握着核进程的主导权。目前伊朗有近万台离心机日夜工作，已经具备浓

缩3.5%，4%，20%的能力和水平。伊朗的第二座浓缩铀厂福尔多核电站已经建成。因此，伊朗在掌握战略主动的情况下，希望通过会谈窥视美欧的反应和可能采取的举措。

第三，美国此次采取制裁与军事威慑并举的方式，向伊朗施加强大压力。美国和以色列的高官不断发表将对伊朗动武的言论。对伊朗来讲，这种威胁无论是虚是实都得防范。因此伊朗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亦将外交作为舒缓压力的手段，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些年来的“惯用伎俩”。

第四，美国方面也需要和谈。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拒绝参加制裁，以及日本、韩国跟随意愿不足，让美国难以形成对伊朗的制裁合围，从而影响了制裁效用。美国面临的困境在于：一旦制裁失效，军事打击有可能成为美国新的政策选项。尽管美国连续向波斯湾派驻卡尔·文森号和罗纳德·里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威慑伊朗，但显然美国不希望同实力远胜伊拉克的伊朗迎头相撞，也恐惧被拖入另一场深不见底的战争。正因战争存在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美国才十分看重制裁和来之不易的谈判。

此外，此次会谈也是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家积极的结果。由于自己有因为寻求发展核武器而遭受战争涂炭的惨痛教训，以及对伊朗核问题不断升级的担忧，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等政要一直寻求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斡旋，呼吁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本轮复谈的第二站将于5月23日在巴格达举行。

与伊拉克的情况类似，土耳其

从2011年提议成立地区浓缩铀中心开始，一直积极寻找机会在美欧与伊朗之间调停。土耳其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同美欧与伊朗都保持良好关系。事实上，调停核问题已经成为土耳其彰显地区大国地位风范的一个战略机会。

伊朗核问题有“朝核化”趋势

此前媒体将会谈描绘成意义重大但预期不高的会谈，美欧亦表现出对会谈不抱多少期望。这些情况反而促使谈判各方更加务实地寻求新的解决思路。伊朗核问题出现“朝核化”是本次会谈的最大特点，即朝鲜六方会谈的磋商精神以及行动对行动原则成为本次和谈的主要路径。

第一，着手解决彼此间存在的信任缺失。为了不让会谈陷入彼此指责、自说自话的怪圈，此次会谈将基调试图从信任建立措施入手，解决彼此的偏见与错误认知，没有拘泥于伊朗核问题的细枝末节，不失为是严肃、务实、建设性的方法。

第二，确立双方共同遵循的原则。会谈将伊朗遵守《核不扩散条约》视为各方严肃接触的核心基础。在此基础上伊朗保证遵守条约下所有责任，而各方保障伊朗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代表表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宗教法令禁止发展核武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表示，国际社会尊重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并期望随后的会谈能够促成伊朗核问题的综合性解决，因此国际社会认定伊朗核计划完全出于和平性质至关重要。



▲ 在美欧制裁的压力下，伊朗重回谈判桌。近年来逐步突破国际社会“核红线”的伊朗，如何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是此轮谈判的关键。图为伊朗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视察伊朗中部一家核工厂 图/CFP

第三，建设性与务实是本次会议的重要亮点。伊朗同意进行更多的会谈，确定下一轮谈判时间，并在信任建立措施上达成共识。凯瑟琳·阿什顿认为这次会谈是严肃的接触，是建设性而且有益的，并希望从现在开始迈向持续的对话进程。美国表示欢迎伊朗的积极态度，认为4月14日会谈是第一步。

第四，尽管首次谈判的气氛不错，但是各方的分歧尚存。美欧等国对伊朗的浓缩铀生产表示忧虑，认为伊朗应当关闭福尔多浓缩铀厂，停止20%浓缩铀生产，并将20%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境外。但是伊朗对此表达不同意见，认为自己有权利在核不扩散条约之下浓缩20%的浓缩铀。而且伊朗无意在巴格达会谈之前停止任何浓缩铀活动。

此外一个值得回味的事件是，在会谈过程中，伊朗国内一议员曾表示，伊朗可以暂停20%浓缩铀生产，但前提是西方能够满足伊朗在医疗和科研上的需求。伊朗肯以暂停20%浓缩铀为条件进行谈判，可能是为显示伊朗对会谈的诚意，现在还难以断定该议员是个人观点还是经过伊朗精神

领袖的授意。

新一轮和谈的前景分析

应当说伊斯坦布尔会谈为5月的巴格达会谈开了个好头，有可能成为持续会谈的开始，而且和谈对阻止以色列袭击伊朗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如何推行信任建立措施？伊朗同六国之间相互不信任十分明显。在核发展上，美欧等国根据掌握的涉武证据，认为伊朗就是在发展核武器，而和平利用核能只是借口，而伊朗坚称自己并未谋求核武器，只是利用核能技术。与此相关，六国认为伊朗所谓的和平利用核能必须有据可查，在被证明清白之前，伊朗必须如实接受核查，但是伊朗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缺乏客观与公正，完全沦为西方国家干涉伊朗主权和内政的工具。因此政治表态与可核查性难以相互验证，始终是西方指责伊朗的理由。因此信任问题必须要解开这个死结，而解开这个死结只能回归到核查。

其次，伊朗同大国之间的“行动对行动”与利益交换。重建信任防止欺诈违规的最好方式是“行动对行

动”，即一方的行动得到另一方行动的反应，采取分步走方式逐步实现目标。在“行动对行动”中最难设计和实施的环节是利益交换。在伊朗的手中可交换的筹码可能包括20%浓缩铀暂停与终止，浓缩铀转移到境外，伊朗停止激光分离技术等。美欧掌握的可交易筹码，主要包括解除单边或多边制裁、放弃军事威胁、签署双边框架关系协定、建立外交关系等。与利益交换相关的是各方确定自己筹码的价值以及对方交换物的价值。比如伊20%浓缩铀能换什么？关闭福尔多浓缩铀厂又能换什么？这直接关系到是否各方采取务实严肃的立场。

再次，现在伊朗核问题最大的争议在于，美欧等国认为伊朗在发展核武器，因此为了维护国际正义和反核扩散的国际规范，必须通过制裁和军事威胁等方式迫使伊朗弃核。而伊朗之所以不惜冒着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寻求自主开发核能的原因在于，拥有浓缩铀就拥有发展核武器的可能，而核武器是阻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终极威慑。在伊朗看来，核扩散只是美国打击异己的借口。两方的分歧在于伊朗的国家安全与国际规范的关系。因此在和谈中强调确定国家共处的行为规范，保障伊朗的国家安全，尊重伊朗的政治制度，不以军事打击等强制手段相威胁对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有重要意义。否则，伊朗核问题仍将是难解之题。

最后，破坏和谈的干扰因素仍然很多。如果以色列不顾美国的战略约束而打击伊朗，所有和谈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伊朗的核升级行动成功，也将会对会谈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现在美国同伊朗在波斯湾等地区不时发生的低烈度冲突，虽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亦有擦枪走火的危险。事态升级导致美伊关系恶化，有可能让伊朗重新评估自己的和谈政策。■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所副研究员）